

# 数字时代师生情感互惠的现实困境及未来进路

——基于戈夫曼拟剧论视角

张雨强<sup>1</sup>, 张淑莉<sup>2</sup>

(1.曲阜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 山东 曲阜 273100;

2.曲阜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00)

**[摘要]** 数字时代,智能技术在赋能教育系统升级、拓展师生互动路径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数字情感问题。教师教学情感与学生学习情感相互支持的情感互惠关系是超越数字理性、实现情知共生、缓解数字化教学情感问题的有效方式。以戈夫曼拟剧论为分析框架,剖析师生情感互惠关系构建面临的现实困境:临时妥协,数字化表演工具之情感缺失;情感误传与滞后,数字化“人工情感”之反馈异化;去神秘化,数字化前后台之界限模糊;过度推崇,数字化舞台背景之情感风险。在此基础上,分别从“角色塑造”“场景构建”“道具配置”三方面提出解决策略:完善师生多元素养结构,打造有情感温度的教育场域,提升技术工具的现实及潜在效能。从微观社会学角度思考未来教育数字化体系的建设进路,旨在建立一个长期和谐、共生共长的教学情感生态。

**[关键词]** 教育数字化; 师生情感关系; 情感互惠; 戈夫曼拟剧论; 情感素养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张雨强(1975—),男,山东枣庄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的基本理论研究。E-mail: zhangyu7486@163.com。

## 一、引言

自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教育数字化”<sup>[1]</sup>,到2024年1月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围绕“数字教育:应用、共享、创新”<sup>[2]</sup>主题展开,“数字化”这一国际命题成为赋能教育发展、引领教育变革的重要力量。传统教育场景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一方面,为师生交互提供了更多样化的路径;另一方面,技术手段对情感传递的限制以及师生交互的深度虚拟化,导致师生间传统的情感纽带被弱化<sup>[3]</sup>,诸如情感关系疏离、情感关系异化等问题逐渐显现<sup>[4]</sup>,这是影响学生学习体验、学习动机的内在核心因素,终将对教学成效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师生情感关系成为未来数字化教学中不可忽视的深层次问题。

已有关于数字时代师生情感关系的研究多聚焦于探讨教师情感因素对学生发展的积极作用,强调教师情感投入的重要性。例如,有学者指出,要重构智能

时代的教师角色,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sup>[5]</sup>;强化智能时代教师教学情感投入,带动学生学习情感发展等<sup>[6]</sup>。这些研究对满足数字化教学中学生的情感需求、强化其情感体验有重要指导价值,但多数研究侧重于从“学生受益者”角度出发,强调教师的“情感输出”和学生的“情感获得”,较少整体探讨教师和学生情感发展的双向互惠性,教师教学情感获得的学生路径被忽视。相关实证研究发现:在教师教学热情推动构建积极师生关系的作用中,师生间的情感传递发挥主要作用<sup>[7]</sup>,积极的师生关系为教师带来更高的情感动力<sup>[8]</sup>。另有研究指出:教师情感劳动并非具有持久生命力,如果高精力、高投入的情感劳动得不到学生正向的情感反馈,教师容易产生消极情感,对自我身份认知产生偏差<sup>[9]</sup>。数字时代,教师情感劳动更面临“缺位问题”,其情感负荷水平呈增加趋势<sup>[10]</sup>。

因此,教师教学情感与学生学习情感相互支持的情感互惠关系是超越数字理性、满足双方情感需求、

建立深层次情感联结的有效机制。为缓解数字化教学中的诸多情感性问题,需从“情感互动”走向“情感互惠”,整体关注“互惠型”师生情感关系的构建。基于此,本研究以社会学范畴的戈夫曼拟剧论为分析框架,探讨数字时代师生情感互惠的现实困境,并结合数字化优势探索师生情感互惠的实践进路,旨在建立一个长期和谐、共生共长的教学情感生态。

## 二、师生情感互惠的拟剧论分析

### (一)师生情感互惠的内涵及特质

#### 1. 师生情感互惠的内涵

布劳(Peter Michael Blau)的社会交换理论是“互惠”概念的重要起源之一<sup>[11]</sup>,揭示个体或团体之间如何通过给予和回报来维持稳定的社会关系。互惠关系最初在经济社会交往中常用来形容物质利益的交换,后逐渐应用到民族交往、人际交往中,开始关注其中的情感因素。王云芳提到的“情感互惠”指的是不同群体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通过情感互动,相互理解和支持,形成共同的情感纽带,从而强化其凝聚力和认同感<sup>[12]</sup>。教育领域中,师生情感关系仍是不可忽略的深层面向。朱小蔓指出:“离开情感层面,教育就不可能铸造个人的精神、个人的经验世界,不能发挥脑完整的功能,不能保持对道德的追求,也不能反映人类的人文文化世界。”<sup>[13]</sup>相关研究验证了师生情感互惠关系模型,并指出:师生情感互惠关系体现出相互反馈的双向传递效应,即教师情感投入会对学生产生显著影响,学生情感反馈也会成为教师情感劳动的动力来源<sup>[14]</sup>。因此,“师生情感互惠”指的是教师和学生通过教学互动形成的一种双向的、积极的情感支持关系,两者均从对方的情感支持和反馈中受益。

#### 2. 师生情感互惠的特质

从本体论角度,“情感互惠”是师生互动过程中自然表现出的一种情感互动机制,“自然性”是其本质特性。这种特性强调师生关系中的情感因素不是外在附加的,而是互动过程中自然流露出的表现。从关系论角度,双向互动、反馈循环、动态平衡是师生情感互惠的核心特质。其一,主体上的双向互动性。与情感互动不同,师生情感互惠强调双方情感的交流和回报,教师的教学热情通过课堂互动传递给学生,学生的学习热情又通过课堂参与反馈给教师。其二,作用中的反馈循环性。学生的积极参与正向激励教师的教学热情,形成反馈循环,每个环节的情感互动都会强化下一个环节的情感状态,形成一种持续的互惠关系。其三,机制内的动态平衡性。教师教学情感和学生学习

情感状态受到彼此的影响和调节,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任何传递路线的缺失均会对整个关系系统的稳定发展产生影响。

### (二)戈夫曼拟剧论:適切性及分析框架

#### 1. 拟剧论视角下师生情感互惠分析的理论適切性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拟剧论,把日常生活比作舞台剧,每个人都是演员,在不同场域扮演着各自的角色<sup>[15]</sup>。该理论从微观社会学出发,解释了人际交往中各种微妙的行为和心理现象。基于此,有学者将其运用于分析网络互动<sup>[16]</sup>、师生互动<sup>[17]</sup>等,深入探讨其中隐含的人际关系机制。尽管该理论不直接关注情感本身,但在实际生活中,情感是个人行为的源头并与行为交织在一起,个体在社会舞台上的“表演”往往包含了情感的表达和控制,这些情感表达既是社会化的结果,也是塑造社会关系的工具。师生情感互惠即教师和学生的人际互动中自然产生的情感关系,并进一步影响其互动行为。因此,该理论可为分析师生情感互惠关系提供有效且独特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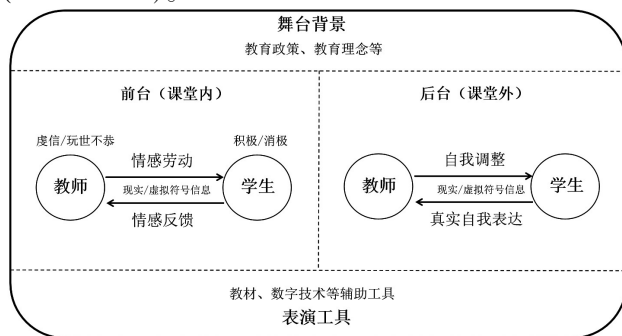


图1 师生情感互惠的拟剧论分析框架

#### 2. 拟剧论视角下师生情感互惠分析的框架构建

戈夫曼运用角色表演、表演工具、舞台背景、前台和后台等戏剧术语描述社会互动。在教育情境中,课堂被视为一个特定的舞台,师生作为主要的“表演者”,通过符号信息实现情感互动。教育政策和教育理念则塑造了课堂活动的宏观语境,是师生互动的“舞台背景”。前台与后台共同构成了师生情感互惠的核心场域,揭示了其情感互动的动态性与多层次性。其中,前台是课堂内正式的教学场域,互动高度程序化且以目标导向为主,而后台是课堂外相对自由的空间,强调更加真实和人性化的情感互动。此外,表演工具是表演者完成角色任务的重要媒介,教育语境中的表演工具包括教材、数字技术工具等,这些工具不仅支持师生间的情感互动,还影响其互动的效率与深度。

在课堂前台,教师的情感劳动通过现实或虚拟符号展现出来,根据情感投入程度,教师角色可分为“度

信者”和“玩世不恭者”<sup>[15]</sup>。教师完全投入教学并展现教学热情的“虔信”态度是构建情感互惠关系的起点,学生通过教师的表情、行为等符号信息感知其情感投入,进而提供积极反馈,形成良性循环。相反,教师仅将课堂活动视为达成教学目的的工具,忽视学生情感体验的“玩世不恭”态度极易引发消极的情感关系。在课堂后台,教师通过自我调整,反思教学实践和优化情感表达,为后续课堂活动做好准备,学生则通过在后台的真实自我表达,强化与教师之间的情感信任。这种前台与后台的隔离能够帮助师生在不同角色之间进行平衡和转换,使他们在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性自我与个性化自我之间进行调节,避免情感互动中的混乱和冲突。通过这种前台、后台的循环场域分析,为揭示师生情感互惠的深层机制、进一步分析数字时代师生情感互惠的困境及进路提供了框架支持。

### 三、数字时代师生情感互惠的现实困境

理想状态下,数字技术智能化、可视化、动态化等特征能够有效诱导、激励和调节师生的情感互动<sup>[16]</sup>,但数字技术本身的情感缺失、水平局限等现实困境,易导致师生情感互动过程产生情感抑制、情感因素被遮蔽、情感反馈路线异化等问题,限制师生情感互惠关系的建立。

#### (一)临时妥协:数字化技术工具之情感缺失

戈夫曼用“临时妥协”描述这样一种现象:参与者在社会互动中为了维持活动顺利进行或避免冲突,隐藏、压抑内心的真实意图和感受,通过临时妥协达成表面的一致<sup>[17]</sup>。教育中的“临时妥协”会导致师生情感疏离加剧、情感共鸣减少等,长期负面情感的积累或将使教学互动变得机械化、单向化。当前,数字化表演工具中的情感缺失是引发临时妥协、阻碍师生情感互惠关系构建的重要因素。

情感的具身生成性要求其源头来自人类身体,包括身体动作、表情、激素等<sup>[18]</sup>,而数字化的操作程序无法实现像人类一样的实体参与,这种“缺身涉入”使数字技术呈现明显的机械性,易导致程序化、公式化的表面互动,缺乏真实情感投入。例如,学生在线课程中完成自动化测验、参与预设的讨论,这些行为表面上满足了互动要求,但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学生认知水平的反馈,师生情感交互的路径被数字化表演工具所遮蔽。长此以往,情感互动逐渐被淡化或被虚拟符号所取代。师生双方为了维持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表面上可能达成某种共识,引发“临时妥协”。例如,学生形式化参与,为完成任务或避免惩罚参与互动,但并

未认可互动任务,甚至压抑内心的不满;教师成为“玩世不恭者”,仅以完成教学任务为目标,减少情感投入。这种情感疏离使得师生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形式化,造成恶性循环。

#### (二)情感误传与滞后:数字化“人工情感”之反馈异化

“人工情感”是通过技术手段来模拟、识别和理解人类情感的研究领域,旨在利用机器识别、生成类似于人类的情感,并与人类进行自然、和谐的互动<sup>[20]</sup>。当前,人工情感存在的准确性、流畅性问题是导致数字化教学环境中情感反馈异化的主要原因。

首先,人工情感的“去情境性”分析异化了师生情感反馈的准确性。在拟剧论中,戈夫曼用“误传”形容表演者在互动中传递不准确或不真实信息现象,易造成信任感破坏、角色形象损害等影响<sup>[19]</sup>。人类情感在个人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相对于人工情感来说具有“情境性”<sup>[19]</sup>。课堂情境尤其具有复杂性,常面临不可预料的事件,教师和学生的情感表达均依赖于特定情境。教育领域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情感分析的研究虽有了长足进步,但在实际操作中,情感的识别分析仍停留在语言、面部表情、行为动作等外感官识别阶段,这种“去情境性”处理将情感简化为孤立的数据点,忽略了情感表达的背景,降低了情感识别的准确性。其次,人工情感的“滞后性”削弱了师生情感反馈的流畅度。拟剧论中,角色间情感反馈的延迟或不一致会使表演变得僵硬或失去真实感,类似于表演者因对手戏演员反应迟缓而无法自然续接自己的台词。数字化教学中,情感识别技术对学生情感状态的识别、处理常存在时间上的滞后,使教师在调整教学行为时无法及时响应学生的情感需求,导致教学过程变得不连贯,学生感受到的情感回应与其实际需求之间存在时间错位。为应对这种滞后性带来的不适,师生双方可能又会形成一种临时妥协,即表面上继续互动,但对互动的期望和情感投入降低,阻碍了情感互惠机制的正向循环。

#### (三)去神秘化:数字化前后台之界限模糊

“神秘化”即“限制接触,即保持社会距离,能使观众产生并维持一种敬畏……处于一种对表演者深感神秘的状态之中”<sup>[19]</sup>,这是表演者维持权威、维护角色形象的重要策略,前台与后台的隔离则是“神秘化”的主要方式。数字技术的“去神秘化”效应日益明显,前台与后台的隔离逐渐消解,导致教师感召权威下降、师生自我调整空间挤压、教学和学习情感压力增大等,情感互惠关系愈加难以建立。

首先,技术依赖遮蔽学生对教师的信任,导致教



师感召权威的“去神秘化”。教师感召权威指教师通过爱心、热情、人格魅力等内在品质对学生产生的情感激发与精神引领,这种权威并非源自外在的权力或制度,而是基于教师个人的精神力量和品格魅力<sup>[21]</sup>。雅思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强调“真正的权威来自内在的精神力量”<sup>[22]</sup>,因此,教师感召权威是建立深层次师生关系、实现师生情感互惠的重要基础。互惠关系依赖于明确的信任行为<sup>[23]</sup>,而缺乏信任则可能严重破坏这种关系,损害双方的互动基础<sup>[24]</sup>。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普及,学生对教师专业性的信任逐渐被智能技术的科技性信任遮蔽,习惯通过技术工具获取知识,教师感召权威难以发挥作用,削弱了情感价值的发挥空间,师生情感关系愈加依赖于技术平台的互动,而非个人的精神引领。其次,数字空间挤压自我调整空间,导致师生后台活动的“去神秘化”。戈夫曼认为,表演者需要有后台空间进行自我调整,前台与后台的相对隔离是表演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sup>[15]</sup>。在线课程、虚拟教室等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算法黑箱”问题,使师生与数字化表演工具之间如同相隔一块“单向玻璃”<sup>[25]</sup>,师生失去课堂后台控制权和隐私权,从而增加了教学和学习的情感压力。过度透明化、公开化的教学环境加剧互动行为中的表演成分,导致其难以表达和分享真实的感受,阻碍了以自然情感表达为基础的情感互惠机制的运行。

#### (四)过度推崇:数字化舞台背景之情感风险

教育数字化潮流下,数字教材、在线学习平台等数字化工具已成为教育舞台的“新常态”。这种趋势虽推动了教育创新,但可能出现的过度推崇倾向仍需警惕<sup>[26]</sup>。数字化布景过于华丽和复杂,以至于掩盖了教育的本质,带来诸如技术焦虑、情感失衡等潜在风险,影响师生情感互惠的实现。

首先,数字工具的过度推崇容易引发技术焦虑,产生情感适应性问题。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指出,高技术需要高情感加以匹配,即“每当一种新技术被引进社会,人类必然会产生一种来平衡这种技术的高情感,否则这种新技术就会遭到排斥”<sup>[27]</sup>。相关调查显示,许多教师在使用慕课等数字化工具时,感到教学活动受干扰、课余时间被占用、工作负担加重,易产生紧张、压抑等情绪<sup>[28]</sup>。教师和学生在教育舞台上的“前台表现”需要与高度数字化的背景相匹配,但实际上他们可能缺乏足够的技能或情感支持应对这种转变,因而感受到压力和焦虑。这种情感不适易导致师生的情感互动减少、情感动力下降,影响情感互惠机制的建立。其次,教育数字化政策与实践中的教育范式不

匹配,加剧师生情感失衡。尽管数字化已经成为教育政策的主旋律,但在实践中,传统灌输式、唯分数的教育理念仍占一席之地,加上数据主义盛行和工具理性至上的风险,容易压制教师的情感劳动,在教学中难以兼顾情感教育。这种“戏剧冲突”源于教育数字化政策与实际教育场景的“脚本”不一致,政策制定者试图用统一的数字化标准设计每一场教育戏剧,但忽略了现实中教师和学生的角色需求和情感反应。认知教育与情感教育之间的失衡进一步削弱数字化教育中本就匮乏的情感成分,使得师生之间的情感互动变得浅薄和形式化。

## 四、数字时代师生情感互惠的实践进路

### (一)角色塑造,完善师生多元素养结构

教育数字化舞台中,教师和学生作为“主角”,其多元素养结构的完善是成功塑造角色、实现情感互惠的有效路径。首先,情感素养是构建互惠型情感关系的内在驱动力,主要包括责任感和共情感。研究指出:教师责任感是有效落实数字化教学的根本性情感,是教师增强数字化教学意志、优化数字化教学知识与技能的情感基础<sup>[29]</sup>。第一,对自己的责任感,包括积极应对数字化教学压力的情绪管理责任,以及认可数字化教学价值的责任。要求教师积极调整心态,保持心理稳定,深入理解数字化教学所带来的实践价值和创新能力,以避免价值虚无感,保持教学的热情和动力。第二,对学生的责任感,包括为学生提供情感支持和学业支持的责任意识。教师应主动增加情感投入,提供生动的情感示范,使学生所蕴藏的情感能量得以展现,达成师生情感的双向互促。共情感是实现师生情感相互理解、宽容和增进的关键<sup>[29]</sup>,是实现情感传递、建立深层次情感联结的核心。2022年,《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要求教师应具备“利用数字技术资源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能力<sup>[30]</sup>。根据这一标准,教师应具备以数字化形式进行情感交流的能力,以及敏锐的数字情感感知力和移情能力,需要在数字化互动中敏锐地感知学生的情感需求,并采取适当的方式给予回应。对于学生,同样需要培养积极的情感回应能力,学会在数字化互动中理解和回应教师的情感劳动。

其次,人机协同素养是外在支撑力,其关键在于数字技术操作能力和根据情感教学需要选择适当技术的能力。第一,教师和学生应掌握在线学习平台、虚拟课堂软件等数字化工具的操作技巧,这不仅是组织和参与在线学习活动的基础技能,更是深化并准确传达双方情感体验的必要条件。第二,不同的教学情境

和情感需求需要不同的数字工具加以辅助。因此,教师不仅要熟练操作数字技术,还要深刻理解各类数字工具的优势与局限性,在特定的教学情境中合理地调配这些工具,确保它们在支持情感教学时发挥最佳效果<sup>[31]</sup>。

## (二)场景构建,打造有情感温度的教育场域

“舞台背景”是数字时代师生互动所处的宏观场域。构建安全规范的数字化教学硬场域,营造融洽和谐、情知共生的软场域,是突破师生情感互惠数字化困境的有效路径。首先,打造具有情感温度的数字化物理空间。根据拟剧论,舞台布景的合理设计是表演成功的重要条件。为改善数字化互动的不适应性和焦虑感,技术设备的设计和布置应注意考虑使用舒适性。例如,智能教室中的照明、座位布置和技术设备的布局,都应服务于提升师生的情感舒适度,避免过度技术化的冰冷感。

其次,营造充满安全感的心理环境。师生情感互惠关系的构建是一个长期且持续的过程,需要在教学的自然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因此,数字化舞台需要防止全景监视效应的发生。拟剧论中,全景监视相当于一种无处不在的“监督目光”,使师生感到持续的压力,削弱自然情感的流露。因此,需要政府、教育工作者和技术从业者等相关人员共同制定情感隐私规范,以责任机制的方式融入教育数字化整个舞台背景中。例如,严格要求教育技术人员践行数据伦理,防止个人信息的过度采集和分析,帮助学生和教师放下心理防备,更自然地接收和表达情感信息。

最后,推广情知共生的教育理念。“情知共生”是改善学生智能化学习过程中“机械性”“知识本位”“情感和认知相互排斥”等问题的重要教育理念,以唤醒数字化学习促进学生个性化成长、给予学生心灵呵护和精神滋养的价值使命。因此,相关教育部门要着力推广“以情导知、情知共生”的教育理念<sup>[32]</sup>,通过开办讲座、专业培训等方式,指导教师转变唯分数论的教学观念,帮助教师把握学生在数字化学习中的情知发展规律,确保教学情感投入和情感传递能够在认知教育的基础上顺利完成。

## (三)道具配置,提升技术工具的现实及潜在效能

数字技术是教育数字化舞台上的教学辅助工具,更是师生情感表达和互动的重要媒介。因此,从道具配置入手,挖掘技术工具的现有效能,进一步增强其未来潜能,是优化师生情感体验、助力情感互惠实现的有效路径。首先,挖掘现有技术的情感资源,弥补数字技术的情感缺失性问题。智能时代的情感资源可以分为技术情感资源和课程情感资源<sup>[33]</sup>。技术情感资源指在数字化工具和技术平台中内嵌的、能够支持和促进情感互动的特殊功能,课程情感资源则是在课程内容、教学设计和课堂活动中蕴含的情感元素和价值观念。一方面,应充分挖掘现有的技术情感资源,例如,利用虚拟符号(如表情符号、音像等)创设情感性交往环境,将在线课程文本所承载的虚拟符号外显为生动的情感信息,强化师生之间的情感互动;另一方面,教师要提高数字化课程的设计和实施能力,结合课程内容,利用虚拟现实等智能技术创设生动的教育情境,增强课程内容的情感吸引力,帮助学生更好地体验课程中的情感性教育内容,弥补在师生数字化互动中的情感缺失性问题。

其次,加强技术创新,改善情感误传与延时性问题。数字化情感教育中,情感识别技术相当于为教师和学生的“表演”提供了一个能够捕捉和分析情感微妙信号的“镜头”,但现阶段技术发展未达到准确、实时识别动态情感的水平,诸多技术仍处于理论语境之中,仍需以实践创新验证并强化其实践可行性。当前情感计算研究主要集中于七种基本情绪,对教学情境下学业情绪的识别和关注相对较少,导致教学和学习情感分析不准确,数据模型处理时间过长等问题<sup>[34]</sup>。未来需采集更多真实教学情境(线下教学、在线学习、自主学习等)下的数据并进行融合,形成“教学情境”下的情感分析模型,提高情感计算模型在多元、动态教学情境中的理解能力和反馈效率。此外,当前数字技术的情感计算模型主要以文本、语言、视觉等物理数据为基础,情感分析的准确性受限,基于脑电波等生理数据的脑机接口技术是未来情感识别领域的研究趋势<sup>[35]</sup>,从实践层面考虑,低成本、轻量化、易操作是技术落地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22-10-25)[2024-08-21].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 [2] 新华社. 2024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沪举办 [EB/OL]. (2024-01-30)[2024-08-21]. [https://www.gov.cn/yaowen/tupian/202401/content\\_692918.htm#1](https://www.gov.cn/yaowen/tupian/202401/content_692918.htm#1).
- [3] 罗儒国. 教学数字化转型的伦理风险与规避进路[J]. 课程·教材·教法, 2024, 44(6): 68-75.

- [4] 张青,袁媛. 在线教育中师生疏离感的形成原因、演绎路径与干预策略[J]. 电化教育研究,2022,43(9):37-44.
- [5] 张晓光. 认知·关系·情感:以三维框架重构智能时代的教师角色[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4,45(1):141-151.
- [6] 闫守轩,佟金泽.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教学情感的价值、特征及培育[J]. 教育科学,2023,39(5):31-36.
- [7] 闫伟,石中英,彭凯平. 教师活力与积极师生关系:师生情感传递效应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42(3):78-86.
- [8] HARGREAVES A. Mixed emotions:teachers' perceptions of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students[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2000,16(8):811-826.
- [9] 吕寒雪. 人机协同教学中教师身份认同的情感理路与提升路径:一个情感社会学的解读[J]. 电化教育研究,2023,44(12):108-115.
- [10] 高晓文,于伟. 教师情感劳动初探[J]. 教育研究,2018,39(3):94-102.
- [11] BLAU P M.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M]. London:Routledge,2017.
- [12] 王云芳.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建构:从自然生成到情感互惠[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7(1):43-52.
- [13] 朱小蔓. 情感教育论纲[M]. 3版.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48.
- [14] FRENZEL A C, BECKER-KURZ B, PEKRUN R, et al. Emotion transmission in the classroom revisited: a reciprocal effects model of teacher and student enjoyment[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2018,110(5):628-639.
- [15] 欧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 冯钢,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16] 王长潇,刘瑞一. 网络视频分享中的“自我呈现”——基于戈夫曼拟剧理论与行为分析的观察与思考[J]. 当代传播,2013(3):10-12,16.
- [17] 李赐平,庞晓晓. 戈夫曼拟剧论下中小学师生关系的困惑与应对[J]. 教学与管理,2022(3):11-15.
- [18] 李洪修,丁玉萍. 人工智能背景下情感教学的运行与实现[J]. 现代教育技术,2020,30(9):21-27.
- [19] 崔中良. 人工情感生成的哲学基础[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24,40(1):66-72.
- [20] 王志良. 人工情感[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1.
- [21] 王丹华,孟宝兴. 数智时代教师权威的消解与重构——基于雅斯贝尔斯教育权威观[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24,44(13):40-45.
- [22] 卡尔·雅斯贝尔斯. 什么是教育[M]. 邹进,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70-83.
- [23] WEBER J M, MALHOTRA D, MURNIGHAN J K. Normal acts of irrational trust:motivated attributions and the trust development process[J].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04,26:75-101.
- [24] PILLUTLA M M, MALHOTRA D, MURNIGHAN J K. Attributions of trust and the calculus of reciprocity[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03,39(5):448-455.
- [25] 杨文正,陈选超. 智能技术应用伦理审视与纾解:基于戈夫曼“拟剧论”的视角[J]. 电化教育研究,2024,45(1):36-42,51.
- [26] 孙艳秋. 课堂教学中的“技术崇拜”:症候、成因与治理[J]. 电化教育研究,2018,39(7):77-82,90.
- [27] 约翰·奈斯比特. 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M]. 梅艳,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8.
- [28] 李纪元. MOOC 背后的理念[J]. 中国教育网络,2013(4):39-41.
- [29] 赵鑫. 教师对数字化教学的情感适应机制及其优化策略[J]. 中国电化教育,2016(9):115-120.
-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师数字素养(JY/T 0646—2022)[S].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2:4.
- [31] 王一岩,朱陶,杨淑豪,等. 人机协同教学:动因、本质与挑战[J]. 电化教育研究,2024,45(8):51-57.
- [32] 赵鑫,吕寒雪,吴涛. 从“情知分离”到“情知共生”:在线学习变革的情感哲学审思[J]. 中国电化教育,2022(12):53-60.
- [33] 赵鑫,吕寒雪. 人工智能教育的情感文明:何以必要与何以可为[J]. 中国电化教育,2021(5):70-77.
- [34] MEJBRI N, ESSALMI F, JEMNI M, et al. Trends in the use of affective computing in e-learning environments [J].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2022,27(3):3867-3889.
- [35] 赵丽,李苏琦,王淑文. 脑机接口技术支持学习情感识别的应用框架及反思[J]. 电化教育研究,2023,44(5):82-89.

## Realistic Dilemma and Future Approach of Teacher-Student Emotional Reciprocity in Digital Age—Based on Goffman's Dramaturgical Approach

ZHANG Yuqiang<sup>1</sup>, ZHANG Shuli<sup>2</sup>

(1.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Research Center,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273100;

2.School of Education,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273100)



[Abstract] In digital age, while intelligent technology empowers the upgrading of education system and expands the interaction path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t also brings many digital emotional problems.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teaching emotions and students' learning emotion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transcend digital rationality, realize the symbiosis of emotion and knowledge, and alleviate the emotional problems of digital teaching. Taking Goffman's dramaturgical theory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alistic dilemma fac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tudent emotional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including temporary compromise, emotional absence in digital performance tools; emotion miscommunication and delay, feedback alienation in digital "artificial emotion"; demystification, blurred boundaries between digital front stage and backstage; Excessive Veneration, emotional risks in digital stage contexts. On this basi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role shaping", "scene construction" and "props configuration", the solu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multifaceted literacy structur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create an educational field with emotional temperature, and enhance the real and potential effectiveness of technical t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sociolog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way to construct the future education digital system, aiming at establishing a long-term harmonious, symbiotic teaching emotional ecology.

[Keywords] Digitalization of Education; Teacher-Student Emotional Relationship; Emotional Reciprocity; Goffman's Dramaturgical Theory; Emotional Literacy

---

(上接第 18 页)

## Analysis and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Goal Models from the "Husserl-Piaget" Genetic Perspective

GUO Yixuan, ZHU Cailan, LI Yi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As the core guidance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the educational goal model must possess a clear internal logic system and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Genetic epistemology provides a novel perspective for examin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 educational goal model. Based on the "Husserl-Piaget" genetic epistemolog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reviews some typical educational goal models (e.g., Gagné's hierarchy, Bloom's Taxonomy, and the Three-dimensional Goals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from object, process, and structure, and analyzes their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Furthermore, leveraging Husserl's theory of intentionality,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knowledge-thinking-concept" framework and the genesis of competencies, and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system for understanding core competencies from a genetic perspective. This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exploring the internal logic and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core competencies, enabling us to better grasp their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course in educational processes.

[Keywords] Educational Goals; Husserl; Piaget; "Knowledge-Thinking-Concept" Framework; Genetics